

周

禮

補

注

周禮補注卷第三

春官宗伯

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稭二米 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

注云秬如黑黍一稭二米案爾雅秬一稭二米未知

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卽其皮稭亦皮爾雅重言以曉

人更無異稱也 本疏 案鄭注本爾雅而稍異爾雅云

秬黑黍秬一稭二米蓋謂秬卽黑黍中之一稭二米

者故異其名曰秬秬與秠皆嘉穀而稭乃其皮也說

文鬯部曰鬯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與此注合或从

禾作秬白虎通云秬者黑黍一稔二米亦與此注同
詩大雅疏云秬秠皆是一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
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
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
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
米者以宗廟之中惟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
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
酒據此則詩疏所引作一秠二米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疏
賈馬皆云奄卿也

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盧植王制注大常卿如大樂

正丞如小樂正大子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

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大樂正卽大司樂小樂正卽樂師

搏師注搏如鍾而大 孫炎注搏大鍾

禮書

誅師 疏鞮韞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誅樂是周以

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

官也 詩鼓鍾疏云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昧四

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言之也

箛師 說文竹部云箛書僮竹筥也僮部云樂之竹管

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侖侖理也飛鵬案箛師之箛

當从龠龠爲正字籥爲假字

注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張逸問籥師

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

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

本疏

鞮鞻氏注鞮履四夷舞者所屣也

賢基謹案鞮履漢制攷引作鞮履

說文走部云赳赳婁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鞮革履也無鞮字段玉裁以鞮爲常用之履以赳婁爲四夷舞者之履是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觶師雨師 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當從黍離正義作春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

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

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尙書堯命羲和

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

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間也

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

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

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
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
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
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
各從主耳若察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
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
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

本疏又毛詩
黍離正義

又異義

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
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
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
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
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
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
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元
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
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
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
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
亦自明矣

本疏又禮記月
令祭法正義

續漢志注吳商以爲禋

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
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
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

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案康成注

凡言上帝與五帝對文者上帝皆指天皇帝而言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下文別云祀五帝是也凡專言上帝者皆指五帝而言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是也若連言昊天上

帝自應指天皇大帝惟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
帝注分言之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
丘也以上帝爲大微五帝孔疏云此月令皇天上帝
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眾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

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挈制於陽故月屬天而

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

通典 賢基謹案日者陽精
以下蓋杜氏申明先鄭之義

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或曰中能上也 鄭注尙書云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 通典月令立春後卅日祭風師於國

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冬後亥
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
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
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亦曰
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
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
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
曰天公豈上公也又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

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會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會又引司徒五土名一本於五嶽而會下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等句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

川樂也引詩信南山云岫岫原隰下云黍稷或或原

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

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

禮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鄭志張

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埋否鄭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

詩

鷲正

酒正疏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

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

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

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通典鄭元注社稷者

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會也王肅云句龍棄稷並

爲五官故祀爲社稷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文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案崔靈恩以鄭爲長稱當矣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會於火土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
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
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誓作后土無有代者故
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
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

本疏

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元
謂醢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醢及蜡祭 說文刀
部副判也周禮副辜祭籥文作醢祭部磔辜也飛鵬
案二鄭皆以磔釋辜與許同義 崔靈恩云蜡祭用

少牢行一獻之禮

通典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會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裸饋會者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禘言肆獻裸禘言饋會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賈逵劉歆曰禘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通

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禘

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會於太祖也

御覽

又曰禘禘祭

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

宋書臧燾傳案此

以禘禘分二祭而皆及遷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

祭於祖考月薦於會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

郊宗后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

也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御覽

陳壽祺云當作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禘鄭駁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

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毛詩長發正義又閔宮元鳥正義禮

記正制正義

說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

禘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

歲一禘

宋此與鄭義同

魏書禮志鄭元解禘天子祭圓正

日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

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會

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

禮記王制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鄭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

不欲數

王制正義

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

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

闕宮正義

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

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

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

北面无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

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

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

通典

張純曰

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後漢書

崔靈思曰禘以夏者以審諦

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取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

通典

杜佑曰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

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

禘一禘所以喪必有此禘禘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

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
數每至二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
歲并閏天道大成也又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
鄭元注二禮以禘大禘小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
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會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
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也又按禮記禘於大廟
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會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
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會於太祖紫太祖后稷廟也則禘
小於禘也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

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
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祧之廟
而祭禘之以禘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禘而大於四時
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
不言禘小於禘明矣其禘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
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
之樂以示其闕也

通典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杜預

之徒皆以禘禘爲一謂禘爲三年之祭張純則以禘

禘分三年五年而禘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

後漢

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會高廟存廟主未嘗

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齊子爲穆北齊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大祖禘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禘及毀廟禘惟存廟之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此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禘先後無定之說也唐開元間大常議禮引徐邈議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旣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

禘有象閏法此先二後三之說也毛詩閏宮正義引
禘禘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楊
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或以爲禘禘同三
年禘在夏禘在秋直時異耳諸家說各不同附記於
此

以禴禮哀圍敗 疏馬融以爲國敗

慎言案經下云以
禮禮哀寇亂圍可

包于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圍爲當鄭注引會于
澶淵爲證從公羊義也疏不引公羊而引左氏非鄭
氏本旨疑鄭注亦當作國釋文不出
圍敗二字則陸氏所見本猶不誤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
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

禮異更遞而偏 詩大雅韓奕疏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起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注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眾也四

方諸侯眾來見王

通典

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賑膳社稷宗廟之內以賜

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

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臠

本疏

說文服作賑云社肉

盛以蜃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臠作繇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繇焉以饋同姓諸侯飛鵬案此用左氏說鄭君注周禮與許君同義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記正義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柅轡鄭司農以

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
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
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
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
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
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
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
命同也公羊說九賜之次與舍文嘉不同一曰加服
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

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

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

同具如前說

賢基謹案此注引司農說與含文嘉絕異惟穀梁疏云何休注公羊旣引九錫

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也曲禮疏謂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疑有誤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通典凡士

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

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

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

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

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旣受祭服四命者受

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尙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

再命受服注此受元冕之服 詩葛覃正義云魯語大夫命婦成祭服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

四命受器注王之下大夫四命 案康成注典命云四命中下大夫也

五命賜則注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

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
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疏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
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 漢書王莽傳諸公一同

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
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
者會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
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

賢基謹案注引王莽時云云以

見漢時猶有則名非以此釋則字正義也 紹基案
七命賜國注兼侯伯則賜則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爲
成國者是也惠校據左傳正義引注謂此注二百里
下脫三百里字方三百里當作方四百里若然則與

此疏不相應亦與
賜國注不相應矣

以玉作六瑞 康成注尙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公執桓圭 說文玉部云璪桓圭三公所執

以禽作六摯 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康成庖

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故下文羔亦得稱禽也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說文摯至也周書曰大命

不摯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摯飛鵬案堯典作贄說

文引作摯此經摯卽贄字康成訓爲至與許君義同

穆案許君蓋以摯爲大命不摯之本文而以虞書之
摯一本作摯爲又一義故曰讀若摯同者是足上啟

下之
詞也

狐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

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

人工商有摯

御覽

陳壽祺疏證曰白虎通瑞摯篇曰臣

見君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悞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倉懾之以
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
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
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
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
羔左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
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
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鄭注據白虎通爲

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

孤執皮帛注帛如今璧色繒也 案康成注尙書云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據此則帛卽繒矣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

璜禮北方 案續漢志注司馬紹統引此經云云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據此則以禮天地四方爲祀六宗矣 崔靈恩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六器訖則藏之

玉海

以蒼璧禮天

鄭元三禮圖璧徑九寸

玉海

義宗蒼璧

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

五代會要

義宗冬至日祭天於圓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

御覽

以黃琮禮地

阮諶三禮圖黃琮無好

五代會要

義宗黃

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

五代會要

以白琥禮西方

鄭元三禮圖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

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圖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

幣 通典郊天禮禮神之玉以黃璧其牲及幣各隨

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注引大宗伯云皆

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飛

鵬案賈疏以此爲獻尸從爵之幣通典則以此爲禮

神之幣也

享大鬼 異義古周禮說大鬼謂先王也

御覽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梁書許懋云大
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飛鵬案許懋以此經證大旅於南郊蓋指昊天上帝
而言

及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
鎮四瀆 案先鄭注小宗伯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
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
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陳壽祺云先鄭與何

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鄭志
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
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荅田瓊云后土古
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
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

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

本疏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
威仰太昊會焉赤曰赤熛怒炎帝會焉黃曰含樞紐
黃帝會焉白日白招拒少昊會焉黑曰汁光紀顓頊
會焉黃帝亦於南郊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
五氣用事有休有壬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
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

南齊書禮志

說文引此

經作兆云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徐鍇
曰今周禮作兆假借 梁書許懋傳引此經云云以
爲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 魏書劉芳傳芳以所置

五郊去城里數於禮有違上疏曰孟春令云其數八
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
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
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
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
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
其數七又云迎春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
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
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

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
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
鄭元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
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
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
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
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

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漢書韋元成傳元成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會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劉歆以爲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續漢志張

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凡昭穆

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王

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遞

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

禮記祭法疏

掌三族之別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 案鄭注

士昏記惟是三族之不虞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

子昆弟與此異注仲尼燕居與此同 異義今禮戴

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

內爲一族父子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

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

祖至元孫昭然察矣

左傳桓六年正義
又尙書堯典正義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劉昭續漢志注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案淮南子齊俗訓云

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於社宮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唐書張齊賢傳齊賢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取實與據此則社主用石始于殷人故鄭君以爲石主後人因鄭注有此說遂沿而用之也

肆師立小祀

馬融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

本疏

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饌之饌珥當爲餌饌珥者覺禮之

事 夏官小子職云祈于社稷珥于五祀秋官士師
職作刳珥犬人職作幾珥鄭注小子職云珥當爲珥
祈或爲刳引肆師職祈或作幾又引士師職曰凡刳
珥則奉犬牲此刳珥正字與飛鵬案康成明言刳珥
爲正字則祈幾幾皆假借字也此注云祈當爲進禴
之禴禴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盤下云以血有所刳
涂祭也是禴又爲盤之假借字

用牲于社宗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晉書禮志摯虞

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
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

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禘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飛鵬案學虞蓋以此經之宗爲六宗與鄭注異義

頌造上帝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

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

禮記

王制正義

案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與此

注義同說文作禴云以事類祭帝天用今文尙書說祭表貉注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
戟劔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飛鵬案此稱謹案云云
蓋異義文

嘗之日泄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泄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載謀載惟傳引此經
之文而結之云所以興來而繼往也下文云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蓋嘗獮社皆在於秋事舉于收成之後

穀熟而謀謀嘗謀獮謀社也陳祭而卜卽此經卜來歲之芟卜來歲之戒卜來歲之稼是也取蕭祭脂指嘗言也嘗之祭爲嘗新穀詩舉迎尸前奠尸之禮以新穀馨香之達此爲先耳取羝以軼兼獮社言也獮社出國門必先祭行神故舉軼以概獮社也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者卽所謂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之稼也

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馬融云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

禮記郊特牲疏

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

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日口
缶鬱多其飾也一曰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
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徐鍇曰築春也鬱
人掌和鬱以實彝注鬱爲草若蘭也多彝之飾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 說文云鬯

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口口器也中象
米匕所以扱之飛鵬案此注云不和鬱者所以別於
鬱鬯也

祭門 義宗曰雩祈雨之祭禁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

初學

記

廟川脩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異義左氏

說凡君薨耐而作土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

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 本 疏賈

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

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

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通典

通典引袁準 禘禘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

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

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 通典引 以厭其禍至二

作尊大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

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
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
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塗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
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
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
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
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
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

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

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

十六字據闕宮正義

增闕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

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訛訛爭論從數

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

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

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

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

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

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

詩元

鳥正義

案賈疏云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

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
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
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邕人無禘祭明文鄭
云始禘當指喪畢明年之禘而言非練後也左氏說
主三年一禘之說故云喪終則禘許氏亦從之陳氏
壽祺云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
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
年終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仞爲君薨之期年故
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與左氏說異陳
氏又云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詩元

烏箋謂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王制正義據之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鬯人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共其鬯鬯注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禮說齊語三鬯三浴韋注云鬯或爲熏漢書豫讓鬯面吞炭顏注云鬯熏也此熏作鬯之明證也女巫鬯浴注云鬯浴以香薰藥艸沐浴則康成亦讀鬯爲熏矣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熏鬯卽鬯也 案白虎通曰人

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此注云霤尸以鬯酒殆卽賈疏所謂浴尸與

共介鬯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案介與甲同詩瞻卬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王不改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是介有被義故司農以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鬯之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崔靈恩

云周禮大禘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
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
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
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醕尸
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
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醴
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
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
法如禘禮也四時之祭惟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

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彘四
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
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后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
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
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
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
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
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
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

齊饋會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
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
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
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又云君親割
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
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
時君酌盎齊以醑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
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
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又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

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且王服
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
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
大司樂云凡樂圓鐘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
故書云王入大室裸當灌之時眾尸皆在太廟中依
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
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
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
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
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犗按逸禮云毀

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脾腎燎於鑪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

酌者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
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
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
祝以俎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俎諸
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炳蕭合
馨薦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
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俎主人拜以妥
尸故郊特牲云舉俎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
饌上乃以玉爵酌壺尊益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
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會十

五飯訖王以玉爵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醕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醕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會壺尊醕齊以醕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醕尸饋獻謂饋會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醕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禮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益齊醕齊沈

疏

禮運疏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

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
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辨彝盛
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鄭注司尊彝云王醑
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
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
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
沈齊盛以象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
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
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齊以一尊盛明
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

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

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

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

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

諸臣

本疏又毛詩正義爾雅疏

崔靈恩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

后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疏阮湛云几長五尺高

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

中央黑

祀先王昨席 阮懔三禮圖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纊
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 聶圖注

延國賓于牖前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元謂國
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馬融云國賓二王後

通典

典瑞執鎮圭 鄭志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

曲禮正義

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馬融云天子

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南齊書

薛靖云周禮朝日無

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

背實遠矣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

通典

南齊書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

月馬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 崔靈恩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

柴坎則瘞埋也

郊特牲疏

四圭有邸 崔靈恩云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

通典

杜佑云按既有邸皆象物

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爲青帝其玉宜青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

之神 崔靈恩云社稷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

亦用兩圭故也

郊特性疏

通典注靈恩云社稷同四望

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

裸圭有瓚注鄭司農云國語謂之鬯圭元謂漢禮瓚槃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案鄭注玉人

裸圭有瓚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

邊璋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詩箋云圭瓚之狀以

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然則據玉人三

璋之勺鼻寸衡四寸卽可以定圭瓚之狀漢制瓚大於古與鼻寸衡四寸之數不符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剡上邪銳之於其首爲杓形謂之瓚於其柄中爲注水道所以灌鬯酒三玉二石謂五分玉之中二分是石瓚之言贊也贊進也以進於神也又瑒下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玉易聲據此則裸圭當謂之瑒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通典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

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飛鵬案此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則賈疏所云士下無出封之理於義疑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

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 通典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

案通典以此條爲後周事

左傳襄十年疏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相之會列於

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言其非正法也

司服王之吉服 義宗明周禮六服旂章義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旂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其雕飾服以其質袞冕之義以龍爲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爲終又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尙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尙質故無殊章之品又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

九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冕四毳
五絺六元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元衣素裳緇
衣元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有九

玉海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 梁書許
懋傳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
尊遠須當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
此始也

鷩冕 禮圖鷩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
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

隋書

毳冕

禮圖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

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用玉五十

隋書

希冕 禮圖補冕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

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

隋書

元冕 禮圖元冕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

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

隋書

凡兵事韋弁服 詩羔羊正義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

諸侯視朝之服素衣麕裘諸侯視朔之服若兵事旣

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

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

韎韋之跗注是也 鄭雜問志以跗爲幅注爲屬以

韎韁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飛鵬案
鄭志以韎韁爲衣不兼裳言故賈疏以爲與此注裳
亦用韎韁有同者異者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 晉博士孫毓段暘等議禮記王制曰制
三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
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王者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
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通典飛鵬案此蓋謂三公之
未加命者仍與侯伯等故云當從鷩冕而下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崔靈恩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

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元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可踰也

雜記疏

張鎰三禮圖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

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

聶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

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

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荅趙商問云齊祭謂齊

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

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
爵弁此經賈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
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
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
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
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
王齊服服衾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

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
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

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

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

宗文王武王則七廟 王制疏 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

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

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

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

云七廟無虛主乎 王制疏 孔穎達祭法疏遷主所藏

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
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
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
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
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
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孺於醢祭於豆間
祝命佐會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
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
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

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為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為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較為賅備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陸省惠士奇以藏其陸為藏嘏辭與後鄭說異且謂隋當定作陸不知說文內部之隋為隋祭正字自部之陸篆文作墮假借字也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案昭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蓋謂此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然則周人立此學
之宮者卽虞庠之學是也 案虞庠當指上庠言王
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注上庠大學也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虞庠小學也周之小學
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文王世子學干戈羽
箭於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
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

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據此則上庠之在國者爲大學故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者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成均旣爲大學自不得以西郊之小學當之矣

祭于瞽宗 義宗殷學爲瞽宗者宗尊也瞽無見之稱譬童蒙無有所識又樂官也武王之時猶從殷法立學故小學在東

玉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少儀問大夫之子長

幼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正樂政也
引此經以樂德教國子云云疏云引大司樂者證卿
大夫之子習樂之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
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
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卽逮乎聖朝遂
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
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
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

周年量文武投散官號曰雲門生

通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
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
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亦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亦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亦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園鍾爲宮
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亦皆出可得而禮矣 漢書郊祀志
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日以六律
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至於墜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飛鵬案凡樂圖鍾爲宮節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後合樂而祭之是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也漢志

則晰言之以大合樂以下至及天神爲天地合祀以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爲天地各特祀與鄭義異 梁
書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
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
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
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
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
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 賢基謹案鄭注蓋謂降
神用一代樂正祭合樂
則用六代樂分樂而序乃據天地之次神與
宗廟之先妣先祖而言非指三禘之祭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義宗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舉鍾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

玉海

又隋書義宗

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案康成云祀所受命之帝者謂感生帝也通典云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樂與感帝同又云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圓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據此則祀感生帝及迎氣同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與祀圓丘異矣

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亦注太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唐書趙慎言云周禮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歌黃鍾請

改爲應鍾

通典

杜佑云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

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案皇地祇鄭元以爲崑崙卽是土地高著之稱旣舉取高爲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

乃奏無射歌夾鍾

崔靈恩云禘樂用夾鍾爲歌奏以

無射之調

玉海

凡六樂者

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

隋書

及土元 鄭駁異義土元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元則土元與原隰同用樂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

又詩信南山正義

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
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
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
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圖丘以饗配
之 賈逵曰圖鍾夾鍾也 馬融曰圖鍾應鍾也 隋書
賈逵云管如篪六寸 爾雅 崔靈恩云凡樂九變
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又

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爲終均者取其中聲之調各得依其辰始之音凡用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此三者也

玉海

通典載開元禮云

舊樂以黃鍾爲均三成準周禮云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今改用六變飛鵬案冬至圓丘之祭後鄭主北辰而言上經奏黃鍾以祀天神乃指五帝日月星辰也開元禮以圓鍾之均六變用之祀五帝日月星

辰與鄭義異

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
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注
地祇則主崑崙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
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
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
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
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
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注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干寶云不言商商

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

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

隋書

唐書趙慎言云商

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

通典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

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

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

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

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本疏

大傀異哉 說文云傀偉也從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

校勘記前說疑衍裁字飛鵬案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作大傀異裁則非衍字可知、

令去樂注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鄭志荅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

本疏

樂師詔來瞽臯舞 說文臯氣臯白之進也从夆从白禮祝曰臯登訶曰奏故臯奏皆从夆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
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
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 疏旣云取七尺以上而
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
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
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飛鵬案續漢
志注引此亦作十二七尺作五尺旣云五尺則十二
似非誤也

小胥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軒縣去南面辟

土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子麥子曰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蓋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鑼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注以爲辟君位也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鑼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

西縣一肆也鼓在鑄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

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

爲諸侯則軒縣

張氏爾岐云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
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

射位有設一建鼓
者姑備三面耳

又曰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於

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於縣

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故云笙入立于磬南

也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疏云

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

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無大

夫士制鄭元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

大師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漢書律志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蓁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

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
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
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
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
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
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
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着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楹盛
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
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放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凶射射
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凶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凶射該滅萬
物而雜陽閏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令奏擊拊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 鄭注樂
記云拊一名相齊人或謂糠爲相

令奏鼓幘注鄭司農云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
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幘幘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
幘猶言擊幘詩云應幘縣鼓 說文鞀擊小鼓引樂
聲也從申東聲周禮曰小樂事鼓鞀讀若引說與先

鄭同後鄭引詩云應棘懸鼓飛鵬案毛詩作田傳云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帥誓而厥作匱謚注厥興也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案爾雅釋詁云厥熙興也鄭注樂記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據此則厥歆爲通用字說文云厥陳與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義又云讀若歆則亦以歆厥爲通用字矣

典同高聲硯

杜注硯鐘病聲

集韻

磬師擊編鐘

三禮圖凡鐘十六枚同爲一筭筭爲編

鍾特懸者謂之搏

初學記

鍾師祓夏注杜子春云祓讀爲陔鼓之陔 說文亦部

云祓宗廟奏祓樂自部云陔階次也徐鍇曰禮有陔

夏樂謂擊鼓爲登階之節飛鵬案祓樂卽祓夏笙師

祓樂注賓醉而出奏祓夏後鄭从祓與許義同唐石

經从衣作祓誤矣小徐以陔爲陔夏蓋從子春說

笙師掌教敝竽 三禮圖雅竽簧上下各六

北堂書鈔

簫 三禮圖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彊頌簫長尺二寸

十六彊

北堂書鈔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洞簫

幼學記

搏師掌金奏之鼓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搏也 案

鼓人職以晉鼓鼓金秦注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疏云
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
之若然則彼注言編鍾此注言鍾罇皆爲金奏皆以
晉鼓和之矣說文罇大鍾淳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
罇以二金樂則鼓罇應之案罇乃罇之省

旄人舞夷樂 五經通義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
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
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通典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斂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
籥舞也 潛邱劄記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

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內舞者有聲明矣

籥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 案御覽引作以築土爲匡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注幽雅亦七月也 案鄭君七月詩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此注幽雅

亦七月也下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以豳風爲豳雅矣

以樂田峻注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峻農夫也案詩田峻至喜傳云田峻田大夫也鄭箋從之與此注異

觀樓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旆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案詩小雅鼓鐘傳云爲雅爲南也蓋釋以雅以南句下文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旆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蓋釋以

籥二字非以南夷之樂訓經文之南也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奏引齊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齊蓋亦以四夷之樂說籥舞惟注引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平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始以南夷之樂訓經文南字鄭於此注引詩以雅以南爲證是亦以南爲南夷之樂矣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虞注橫者爲筍從者爲鑿案說文庀部虞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庀異象形其下足或從金康作鑿篆文作虞此注作鑿乃虞之或體段氏以爲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大卜掌三兆之灋 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
太卜掌三兆三易 鄭注士喪禮云占者三人掌玉
兆瓦兆原兆者也

三曰原兆 案原再也與易之原筮同義干寶注易曰
原卜也周禮三十一曰原兆

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
周之兆 鄭志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
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
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
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

本疏

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
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
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以證貞之爲問
矣

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 詩大雅爰

契我龜傳契開也疏云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龜人地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 案繹爾雅作謝邵氏

正義云古者繹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斃韓詩作在

此無射是也

穆案舉射皆虞部字戴記射之爲言
釋也或曰舍也舍從古聲亦虞部字

西龜曰蠶屬注云左倪蠶 案爾雅作左倪不類邵氏

正義云靄與類因聲近而轉不爲發語聲故鄭氏引之從省文

注左倪靄右倪若 案疏云頭向左相睥睨頭向右相睥睨是以左右倪爲左右顧也然郭注爾雅云行頭左庫今江東所謂左倉者蓋謂其頭偏向左也行頭右庫爲右倉蓋謂其頭偏向右也疏義與郭異邵氏正義云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邱紉之龜有左顧者蓋象西龜左倪之形矣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案鄭注引爾雅文蓋以龜之頭甲俯仰前後左右而辨其體也其注中庸四

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
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

華氏掌共燹契注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燹在龜東楚焯
卽契所用灼龜也燹謂炬其存火 士喪禮注楚荆
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 詩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
云契灼其龜 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注鑽龜謂以
火爇荆華灼之也 說文燹所以然持火也

占人掌占龜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

本疏

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 案八
故八事之故也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

合筮之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觀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

籒人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注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云籒易卦用

著也从竹彳彳古文巫字徐鍇按楚辭曰帝告巫陽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主筮也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經先卜注引世本曰巫咸作筮據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爲筮之省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鄭志荅趙商若武王遷洛

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

本疏

巫環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鄭志趙商問僖十五年

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

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

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

常人故臨時卜之也

本疏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義宗云國之大事先筮而

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

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為吉名為筮逆猶是

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

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

春秋疏

占夢觀天地之會注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 案
五行大義云正月日月會於訛訾之次訛訾亥也一
名豕韋斗建在寅故寅與亥合二月日月會於降婁
之次降婁戌也斗建在卯故卯與戌合三月日月會
於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與酉合四月
日月會於實沈之次實沈申也斗建在巳故巳與申
合五月日月會於鶉首之次鶉首未也斗建在午故
午與未合六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鶉火午也斗建
在未故未與午合七月日月會於鶉尾之次鶉尾巳
也斗建在申故申與巳合八月日月會於壽星之次

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之次元枵子也一名天竈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當指日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厭所處之日辰建卽斗建所在也賈疏云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卽日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厭在戌是也

占六夢之吉凶 案說文云寢寤而覺者也从廌从夢
引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云云夢皆作
寢噩夢作噩寢阮氏校勘記云噩卽今愕字杜云驚
愕是也

注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
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會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
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會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
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
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
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 鄭志張逸

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
會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會
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
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
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
之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
戌厥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
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
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
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
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己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

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

本疏

疏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 惠棟云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

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
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
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
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亾合於歲後則無殃卽八會
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
字當爲明明謂馭疫也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
也 惠士奇曰漢儀大儺侂子辭有伯奇會夢伯奇
者神名會夢者會於夢猶會於火會於土也蓋古舍
萌之禮歟飛鵬案說文云民眾萌也氓民也耒部耬

下引周禮以興耤利萌白帖引作氓蓋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也此經萌字疑當讀爲利萌之萌蓋贈惡夢當如毆疫之儀執戈揚盾氓黎震駭故先舍萌以安之也舍息也與眠寢安宅義同季冬將贈惡夢而爲之舍萌正歲已見祆祥而爲之安宅皆所以順民心也

眠寢三日鑄注鄭司農云鑄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釋文鄭許規反 惠士奇云鑄者鏞也說文王部瓊瑤璫通故鏞或从喬或从雋鏞省作喬一曰錐有

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
蜺喬雲朋圓日也雲氣刺日形如缺環謂之鑄與鑄
通讀爲觴柄之觴觴一作鑄亦見說文飛鵬案說文
金部鑄从金嶠聲角部觴从角嶠聲聲相近故後鄭
曰讀如佩觿之觿擬其音非易其字也

賢基謹案漢書天文志量

適肯穴注孟康曰昔日氣也穴多作鑄其形如玉鑄也如淳曰有氣刺日爲鑄鑄挾傷也據此則孟康如淳皆以鑄爲卽周禮之鑄惟如淳請鑄如觴音與鄭異而義則同

大祝掌六祝之辭 唐書施敬本曰祝以傳命通人主
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今太祝下士也非所
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

詞矣

通典

掌六祈以同鬼神元注祈禱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存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

禮器疏

一曰類二曰造注類造加誠肅求如志造類禴祭皆有
牲攻說用幣而已 梁書天監初陸璣定軍禮依古

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

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

可也璣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通典

王制疏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廟爲親近故以奉至

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杜佑云周制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造乎禴大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爲制王

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

牲凶則用幣通典 案范甯荅徐邈書云凡告用制幣

先儒有明義也據通典所引鄭義亦然是告祭用幣不用牲此注云類造禴祭皆有牲者豈以祈禱之禮與天子將出之類造異與

三日禴注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案說文云禴會福祭也從示會聲蓋除去災變卽所以會福也許與鄭義實相成廣韻會字下音黃外切出禴字云除殃祭也又僧字下音古外切出禴字云福祭字雖並出而義則無殊

六辭六曰誅注鄭司農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 說文譎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

云謂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飛鵬案今論語作誅故集韻謂誦與誅通然說文謂下出誅字云誥也蓋謂撰其德行以哀悼之因而命誥也此正與司農錫命之義合

辨九祭注元謂九祭皆謂祭會者 子凌子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授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性饋會禮尸入祝命授祭士虞禮祝命佐會墮祭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會之取重者故以爲首衍祭謂祭酒也特性饋會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知衍酒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

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性少牢有司徹之獻酒
皆然炮祭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包猶兼也案籩實
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擣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
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
菹煗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藟蕒兼祭于豆
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謂之兼祭周祭鄭康成曰周
猶徧也案公會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卽
字擣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
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
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皆

周祭也振祭擣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嘑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嘑之此皆祭俎不擣而卽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擣于俎鹽振祭嘑之此則擣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擣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擣于醢而祭于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擣者省文

也絕祭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齎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其祭謂授祭也鄭康成曰其猶授也案燕禮主人獻

公牝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上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會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會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饋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會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其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辨九擗 子凌子曰一曰詣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

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
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
降卽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會大夫禮異國
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
首者如僎郊勞歸饗餼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會
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
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
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
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
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

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竝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荅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卽尙書拜手稽首則誤矣

何也尚書臣之于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于穆天子傳許男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取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旣夕禮君使人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瀆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日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日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惟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

喪拜者似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
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
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
拜也惟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
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
空首皆非也八曰褻拜凡再拜謂之褻拜稽首無不
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
卽頓首之褻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
首之褻拜也鄭大夫曰褻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
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褻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

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褻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

拜褻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

稽首 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案詩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三家詩作圭圭與蠲義同故鄭注云圭絜

隋覺 賈逵云覺覺宗廟

本疏

馬融云血以塗鐘鼓

本疏

大師宜於社

馬融云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

事乎社御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防謂執披備傾戲 案防有
備禦之義故鄭君以執披備傾戲釋之釋文戲音虧
賈疏引注作傾虧既夕禮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
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
柩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
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作傾虧是也

及朝御匱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
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
葬 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

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

雜經

本疏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融云所封國所封邑猶

立其社稷

御覽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案後鄭此注從子春說增成其義肆師注亦然說文引詩旣伯旣禱

作既禡既禡據此則禡與伯爲通用字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則表貉讀爲既伯既禡之伯得之

禡牲禡馬注杜子春云禡禡也元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案說文部禡禡牲馬祭也从部周聲此卽本杜爲說鄭君不从杜擬其音如誅訓其義爲侏大字惠士奇云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卽軫張軫與侏古字通得之而以侏張爲驚懼之兒失之

太元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備備與侏同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阮譔三禮圖雩壇在

已地

通典

祭祀則共匱主 說文匱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
共匱主从匚單聲 惠士奇引決疑要注曰毀廟主
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
笥以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匱祏石而匱木其說
得之飛鵬案祏中有匱凡廟之主皆然不獨毀廟主
而已

及道布注道布者爲神所設巾 宋書文九王傳休若

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胡氏承琪云塗步卽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及菹館 甸師疏云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菹館茅以爲菹兩官共其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菹茅藉也則菹專指茅藉而言故後鄭引士虞禮苴刈茅取苴證之彼注云苴藉也

男巫 荀子王制篇傴巫跛擊之事注擊讀爲覲男巫

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
覲

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案此與衍祭注同惠氏
云延衍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曼衍之戲西
京賦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之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 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
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
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杜篤祓禊賦曰巫咸
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
神靈也 鄭志林頓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
人有日會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
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
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
謂日會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
穀物故歌必禮也

本
疏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義宗歲
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
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

玉
海

大師抱天時注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處吉凶 史記日者傳分策定卦案式正棊索
隱曰案式卽拭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
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拭龜筮傳衛平援式而
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
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飛鵬案大
史所抱之式卽此式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
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案賈疏引狼曠所言以
證周志而未及鄭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鄭書有

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昭二十八年晉
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注古書
名

馮相氏 月令正義馮相氏係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
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
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厯主其筭術也係章者謂守天
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
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 義宗歲星者東方蒼龍之
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

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

玉海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憊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鄭志問曰案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日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

本疏

月令正義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爲三萬里

以下當爲正義申解

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

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

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

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厯乖違於數

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案漢書律厯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

保章氏掌天星 義宗明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義曰立表於經緯之中又置儀之表於中表之南正當於經上然後從中表之北以候星之光

玉海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
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義宗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
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闕伯之墟主祀大辰齊屬元
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
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

王
海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張
衡解詁五典五帝之常道也

春秋
疏

孔安國尚書序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或曰古曰名今日字儀禮聘禮

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曰正名乎注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聘禮疏

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漢制攷績漢百官

志尚書侍郎二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

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興尚書郎

巾車玉路注玉路以玉飾諸末 傅元乘輿馬賦注玉

路重較也

劉昭續漢志注

樊纓十有拜就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禮家說曰纓當

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疏賈馬亦云鞶

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匝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

杜預曰纓在馬脇前如索綯

劉昭續漢志注

建大白以卽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

卽戎謂兵事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

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

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

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

夏官疏作白者殷之

正色王或會事

夏官疏作命將

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

正色異於親自將

木疏又夏官疏

木路前樊鵠纓注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疏按馬氏云

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

爲堅且飾節良以爲樊纓皆有采就而賈氏謂前纓

有結

建大麾以田注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

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

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

本疏又夏

官疏

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

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

本疏

重翟厭翟安車注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

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疏馬氏等
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 詩疏崔靈恩以爲二
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
翟知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
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
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
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
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
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
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

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
弗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 義宗

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
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舊唐書

翟車 義宗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

舊唐書

有握 釋文千馬皆作幄

輦車 釋文作連車音輦本亦作輦

賢基謹案鄉師與其輦輦注故書輦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易往卷來連
虞氏注連輦據此則連輦古今字也

義宗輦車

者后游晏所乘也

舊唐書

犬禊 說文中部髀髻布从巾辟聲周禮曰駝車犬髀
阮氏校勘記云駝車涉下文而誤髀禊聲相近禮注
云以犬皮爲覆笮考覆笮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
儀皆作髀與說文同蓋故書作禊今書作髀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
色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軻車約軻也从

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軻 案故書作夏緣當是緣
字之訛詩綠衣注綠當爲緣故作緣轉作綠字之誤
也周禮內司服訛爲緣衣司農云緣緣色二緣字亦
皆緣之訛惠士奇引夏小正元校注黑若綠色以證

而未能正緣字之誤惟洪氏震烜引釋名釋衣服云
祿衣祿然黑色也此足以見緣色爲祿色之訛矣祿
篆皆彖聲故祿亦或爲篆

士乘棧車注棧車不革鞅而漆之 案春秋傳丑父寢
於鞶中杜注云鞶士車蓋取此經士乘棧車之義以
爲訓說文棧柁也竹木之車曰棧小徐繫傳旣引用
禮復引春秋傳蓋本杜注

鳴鈴

干寶注和鸞皆以金爲鈴

劉昭續漢志注

司常通帛爲旛 說文旛曲柄也所以旂表士眾从从
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旛或从亶作旛

大夫士建物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
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或从夂作旂段氏云州里當
作大夫士許於旗下稱州里建旗則此稱大夫士建
勿必也鄉射禮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
所建也經傳多作物蓋旂之訛也飛鵬案勿爲正字
物爲借字

師都建旗 案說文夂部旗字下引周禮作率都建旗
據此則師爲帥之訛率爲古字帥爲今文也聘禮注
曰古文帥皆作率

州里建旗 說文云旗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旗

羽也周禮曰州里建旗徐鍇曰案周禮注則州里之
官平約信 鳥隼猛健之象也

道車載旒 說文旒下云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爲允允
進也飛鵬案道導古通用字賈疏云象路建大赤以
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義與說文別

旂車載旌 說文旌下云游車載旌案下文旒下云旌
旗之旂也从𠂇攸聲徐鍇曰今俗或作旂游下云旌
旗旂也从𠂇孑聲據此則游爲正字旂乃俗字

皆畫其象焉家各象其號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 盧
植大傳注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綬通飛鵬案此

與子昏義合

出

周禮補注卷第三

孫錦
敬校字